

刘敏 ◎ 著

天道与人心

道教文化与
中国小说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敏◎著

天道与 人心

道教文化与中国小说传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道与人心：道教文化与中国小说传统/刘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004-6806-6

I. 天… II. 刘… III. 道教—关系—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 B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2040 号

责任编辑 刘 兰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高丽琴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2

字 数 218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言	(1)
----------	-----

上编 历史传统：道教的发展与小说的形态流变

第一章 汉魏神怪小说：建言丹道	(21)
-----------------------	------

第一节 汉魏神怪小说的宗教形态	(23)
-----------------------	------

第二节 神怪小说中神仙思想之一：	
------------------	--

修玄体道的成仙理论	(35)
-----------------	------

第三节 神怪小说中神仙思想之二：	
------------------	--

联系现实的善恶观念	(44)
-----------------	------

第四节 博物地理小说中的天道自然观	(52)
-------------------------	------

第二章 唐传奇小说：道契文心	(58)
----------------------	------

第一节 唐代社会的道教氛围	(60)
---------------------	------

第二节 唐传奇小说的兴起	(70)
--------------------	------

第三节 征奇话异	(77)
----------------	------

第三章 宋元话本：道入俚耳	(82)
---------------------	------

第一节 宋元道教的社会化存在形态	(83)
------------------------	------

2 目 录

第二节	话本中的道教内容之一：精英思想与民间文化的联结	(97)
第三节	话本中的道教内容之二：与民间生活的融合	(104)
第四节	话本中的道教内容之三：世俗的伦理观念	(117)
第四章	明清小说：道化成俗	(124)
第一节	明清道教与世俗社会的融合	(125)
第二节	世情的底蕴	(132)
第三节	曲尽人情的手段	(144)

下编 思想传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道教思想主题

第一章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道教神仙思想	(157)
第一节	道教的神仙思想	(158)
第二节	小说中的仙境意象	(163)
第三节	壶天仙境	(172)
第二章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道教人生如梦思想	(179)
第一节	道教人生如梦的审美意味	(179)
第二节	梦中的人生世界	(188)
第三节	梦的境界	(201)
第四节	梦的真实	(209)
第三章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道教理想社会	(220)
第一节	道教的太平社会理想	(220)

目 录 3

第二节 英雄的追求	(226)
第三节 神异的色彩	(233)
第四章 道教女性观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第一节 道教的女性观	(242)
第二节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女性态度	(248)
第三节 亦仙亦凡的女性形象	(257)
结语	(268)
附录 论宗教境界与审美境界	
主要参考文献	(280)
后记	(284)

引　　言

道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道教的最高追求、核心概念——道，蕴涵着宗教的超越之旨，又历史地具体地存在于道教的理论阐释、仪轨法术、养性修命等宗教活动之中，也存在于这些宗教活动与现实世界的融合与影响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教的发展就是天道与人心关联方式的变化，道教的价值与意义就体现为天道对人心的丰满、深邃与提升。以最为真实生动地展现生活面貌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为材料，通过通俗小说中对世俗生活中的道教内容的描写，可以考察道教在以自己独特的宗教形式推阐其道之终极追求时，是如何逐渐地与现实人心契合，它又在哪些方面丰满和提升了现实人心，使得形上的道之体获得现实意义，实现道教的推行教化，移风易俗，陶铸民彝的宗教精神。

—

道教的最高追求、根本信仰是道。

道教的道是源自于先秦道家思想的概念。在老子、庄子那里，道是对于世界的初始、本原和运动变化法则的解释。《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

2 引 言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把道解释为先天地产生之前就存在的原始混沌；同时，在道身上，又孕育着产生万物的可能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① 道化生万物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创造和主宰的过程，道是没有目的、没有意志的，道的运动法则是自然而然，即所谓“道法自然”^②，“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③。

道教创立后，继承了道家思想中道的哲学内涵，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和主宰，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是宇宙一切的开始和万事万物的演化者，同时，将道演化为宗教的至上神，以它为道教的根本信仰，由此推演出道教的宇宙观、生命观、伦理观和人生观，道教所有的理论推阐、仪轨法术、养性修命等宗教活动都是以道为核心展开的，根本信仰是道，最高追求是得道，修炼过程是修道，修炼的最高境界是合于道。道经中对道的解释，都把它释为创世主、宇宙主宰者、至上尊神。《太平经》中说：“夫道何等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也。”^④

“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凡事无大无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乱。故阳安即万物自生，阴安即万物自成。”^⑤《太平经》是道教早期经典，在道教创

①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4页。

② 同上书，第103页。

③ 同上书，第146页。

④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页。

⑤ 同上书，第18页。

教之初，就已确立了对“道”的尊崇与信仰。早期五斗米道的秘籍《老子想尔注》说“道”既“一在天地外”又“人在天地间”，而且“往来人身中”，“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后世道教沿袭和继承了早期道教对道的理解。葛洪将“道”视为宇宙的本体：“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以言乎迩，则周流秋毫而有余焉，以言乎远，则弥纶太虚而不足焉。为声之声，为响之响，为形之形，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静，圆者得之而动，降者得之而俯，升者得之而仰。”^①晋葛玄的《五千文经序》说：“老君体自然而然，生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穷乎无穷，极乎无极也。与大道而轮化，为天地而立想，布气于十方，抱道德之至纯，浩浩荡荡，不可名也。”唐吴筠《玄纲论》中对道的解释是：“道者何也？虚无之极，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浩旷无端，杳杳无际。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静无心，而品物有方。混漠无形，寂寥无声。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生者无极，成者有亏，生成生成，今古不移，此之谓道也。”^②

从历史演变的外在行迹来说，从道家之道到道教之道，是从一个纯粹抽象的哲学概念变为宗教的至上神；从内在精神上说，则是将先秦道家探赜常道、追求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的理论探索落实到行为实践的层面上。

道教之道与道家之道的不同之处，即道不仅是言诠，也是实践。“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就是教化，所谓“道教”，其最本原的意义就是“道”对人的教化，早期道教的五斗米道在巴蜀、

^①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道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0页。

^② (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656页。

4 引 言

汉中一带教人习《老子》，又“以鬼道教民”，以善道化民，以至“民夷信向”、“民夷便乐之”。《云笈七签》卷三《道教序》解释道：“上古无教，教自三皇五以来有矣。教者，告也。有言、有理、有义、有授、有传。言则宣，教则告。因告而悟教明理，理明则忘言。”教是以语言为载体为传授道理，极而言之，“道教就是理身理国的道理与实践中的技巧和方法”^①。

在强调道为宇宙根本的前提下，道教更重视道在社会人生、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天道与人道是同样重要的概念。其实早在先秦道家思想中，道就包含天道与人道两部分，《老子》强调了“推天道以明人事”，力图将自然之天道当作个体安身立命及社会制度建构的基础，其终极理想是社会复归宇宙自然的原始和谐状态；道有道之体与道之用，常道是道之体，体现了道的虚无和因应变化于无为的本然状态，这就是老子说的“道法自然”，常道推于理身理国则是道之用，只不过道家的道之用于身是让生命复归虚静坐忘，于国是主张无为而治，要“为而弗有”“为而不恃”“为而弗争”，重在顺任本性，无法在现实的意义上实现其建构和谐社会的宗旨，或者说，是有道而无教。道教在继承先秦道家以道为宇宙本体的同时，显然更为看重的是身体力行地以道为教，用道解释万物的生成，用道濡染民心，用道敦化民俗，用道提升生命境界，用道赋予生命的意义，简单地说，就是以天道建构人道，以人心印鉴天道。

人道与天道相对待而存在，涵盖了包括自然万物、人体生命、政治秩序、伦理道德等一切现实世界的内容。道教用道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宋谢守灏《混元皇帝圣纪·序》说：“原夫大道玄寂，理极无为。上德冲虚，义该众妙。是以精凝真一，非假物

^① 孔令宏：《宋明道教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以称生，形结九空，不待有而成体。含神太混，毓粹幽原。恍惚帝先，希微至极。故能真融金阙，教逸不言，惠涣玉京，慈光有物。二仪持以覆载，万品赖以滋荣。神冠阴阳，功成造化。先天地而独立，后尘劫而无昧。”大道虽然高高在上，虚空无形，渺茫恍惚，却能滋润朗照万物，是万物存在的依据和意义。立足于建设天人合一的完满世界，道教尤其重视道对治理国家、整顿政治秩序和帮助人生命永存提升生命境界的作用和意义。汉河上公将道归为常道之道和可道之道，常道是“自然长生之道”，可道之道则是“经术政教之道”^①。葛洪也说：“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能令七政遵度，二气告和……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②唐代道教把道的理身理国意义推至了顶峰。《大唐新语》载上清派茅山道士司马承祯与唐睿宗对话曰：“睿宗雅尚道教，稍尊异，承祯方赴召。睿宗尝问阴阳之事，承祯对《经》云：‘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且心目一览，和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智虑哉！’睿宗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之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要也。’”^③从皇帝到道门中人，都把道视为治理国家、整顿政治秩序的武器。唐代道士李荣在注解《老子》时反复强调老子的道是治国之道，把“音声相和”说成是“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先后相随”则解释为“君先而臣随，父先

^① 《道德真经注河上公章句》，《道藏》（第12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版，第1页。

^②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5—188页。

^③ 《大唐新语》卷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8页。

而子随”^①。另一唐代道士李约则干脆说《老子》不是“虚无之学”，而是“清心养气安国保家之术”，老子作《道德经》是要“秉道德以救时俗”。当然，人道不仅理国，还要理身，身是国的基础，身与国还有相同的结构，治国与修身总是相提并论。

道所追求的丰富的政治论、人生论内涵，使得道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现实的生活方式、生命活动有了广泛的融合与渗透，其意义已远远超越宗教的彼岸之思、超越之旨。要深入准确地理解道教，不仅要把握道教的理论思想，研究其仪轨法术的发展演变，道门宗派的生长消亡，也需要在大文化的视野中考察以天道为核心的宗教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的展开与存在状况，考察在世俗生活中体现出来的道教面貌，这样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道教的精神追求。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最为具体真实地反映出世俗生活的面貌，也反映了道教在现实生活中的展开与存在状况，当道教以信仰的方式追究天人之际，小说则以生活形态的充盈与真切展示着天道与人心的实际状态。

二

道的追求是一个历史地存在的过程，历史演化发展的实质是，确立道的追求并把至高无上的道现实地实施为整顿政治秩序、提升人的生命境界、修炼个体生命乃至了无痕迹地化为民风俚俗，这个过程也是道教在宗教信仰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文化价值的过程。

有的学者主张以道与术的关系变化来对道教进行历史分

^① 李荣：《老子道德经注》，《藏外道书》（第1册），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294页。

期^①，这种致思方式充分重视了道教最根本的精神不是孤悬于现实之外的彼岸之思，而是体现于天道与人心的联结渗透，天道对人道的引导、提升和融入中。道教以道为最高追求，同时又重视术，术是得道的手段、途径。《云笈七签》卷四十五《秘法要诀·序事第一》：“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技也。道无形，因术以济人。人有灵，因修而会道。人能学道，则变化自然。”术也是现实的生活方式、生命活动，因为有术，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就统一起来了。从小说的角度看，中国小说从产生之初就与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通俗小说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情感、思想和活动，直接抒写的是道教的道，而是道教的术，准确地说，抒写的是道教进入了人们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的术，马端临《文献通考》说：“道教之术，杂而多端”，道的内涵是如此丰富，它可以涉及生活中的任何方面、任何层次，术自然也是“杂而多端”了，“杂而多端”的术正好对应了生活的丰满与多维，民众生活中术的面貌的变化也正好折射出天道契合人心的形态流变。

汉魏时期也是道教初创期。这个时期，道教开始整合传统的神仙思想、方士方术、民间鬼神崇拜，并与先秦道家思想结合，开始形成成熟的宗教；初始时道教在教义上还没有一致的理论体制，经典、教制和组织均不统一，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理论建设、教制建设，确立了以道为核心的神仙思想体系，在传播上开始进入上层门阀士族，特别是寇谦之的“清整”，使道教逐渐脱去来自于民间的粗疏鄙俗，更与现实政治相一致，让道教的王道政治之术获得现实施展的空间，而南朝陆修静总括“三洞”，广集道书，扩充道教仪典，则具体形成了道教以斋醮科仪来推行教化的

① 孔令宏：《宋明道教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4页。

宗教形式。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道教授道入术，致力于为传统的神仙思想、方士方术、民间鬼神贯注理论思想，以确立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一个道之体与道之用结合、有道有教的文化系统。中国早期的小说是汉魏小说，汉魏神怪在道教发展的早期兼具文学活动与宗教活动的双重身份，能相当直观形象地展示出道教授道入术的理论建设。道教“拥道自重”，为了自神其教，将历史人物、神话人物、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神仙化，以宣传道教的神仙信仰、宇宙观念、伦理思想，其间使用的虚构、想象夸张和人物形象清晰化、故事情节曲折化的方法，将神话传说史传寓言中萌发的和各种叙事状物记人的手法，慢慢地转化为小说技巧，小说的发展与道教的盛行相互渗透、相互支持，小说观念的成熟与道教成熟具有一体性，小说从早期的“丛残小语”稗官小史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过程，也是道教借小说塑造神仙形象、宣扬神仙信仰的过程，汉魏小说不仅是一种文学体裁，也自觉地宣教宏道、“明神道之不巫”，仙化民间俗神、历史人物，塑造道教仙景，直接建言丹道。

唐代是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之一。在唐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统治者的崇奉和扶持，道教的政治地位是前所未有的尊贵，道教的王道政治之术也一跃进入历史舞台的前台。唐代道教较大程度上摆脱了早期道教以符水和首过治病为主的低层次的宗教形态，继承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理论建设，建立起了相当系统化的道教哲学体系，在道教本体论、心性论上都颇有理论收获，唐代道教的重玄学更是标志着道教哲学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实现了从道教方术向哲学的转化。唐代道教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对道教的需求使得道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形式。统治集团的优宠，让道教从早期的民间方术一跃而跻身于辅佐治理天下的利器，具有理国的意义，道教进入治国方略又使它

与文人士大夫的仕途经济相联系，理国之外还兼理身，和魏晋神仙道教服务于上层贵族的享乐要求相比，唐代道教不仅也以神仙信仰玄畅生命永恒、快乐永远的愿望，而且因为道教进入科举考试的体制，更成为中国传统士人极为看重的进入仕途的另一途径。这时相当活跃的道教哲学思辨，融摄儒家的社会理念和伦理道德，借取佛教的精致哲学思辨，道教本体论、心性论的思想，已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体认世界的思想高峰，因此，道教除在现实的层面上对士人的安身立命提供帮助外，更具有安顿心灵的作用。唐传奇小说是纯粹的文学形式，不具备汉魏神仙小说的宗教活动内涵，唐传奇小说中也有丰富的道教内容，但已不是宗教的神仙思想理论建设，而是显示出道教精深丰富的思想理论对一代文人的情感世界、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是天道与文心的契合。唐传奇与道教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它是道教在宗教思想领域发动的对天道的抽象思辨的文学化表现，是文心对天道的形象性体认。

到宋元时期，道教更加积极地融入社会生活，宗教仪轨、纯粹的宗教哲学义理下移为具体生活中的规范、仪式和行为，与普通的人生形态紧密结合为一体，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于社会。宋元话本小说是典型的市民文学，话本小说中的道教内容显示的不是宗教的神仙思想理论建设，也不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文人士大夫对道教的需要和理解，而是道教的信仰、知识、仪轨、活动与市井生活民风俚俗的融合。宋元话本小说中鬼魂神怪、占卜求卦、因缘果报、图谶符命、祈禳劾治等和道教相关的内容仍占相当大的比例，与汉魏神仙小说和唐传奇小说相比较，在表现方式和表现内容上都有所不同。宋元话本小说中的道教内容，不是道教学者对道教义理探究推演，不是系统严整的宗教叙述，表现出道教的宗教形式与社会生活、民风民情的契合，道士的活动参与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道教的仪轨仪式是普通的生活场景，道教的理论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成为普通的人生喟叹，抽象玄妙的高深义理，具体化为琐细的现实生活。

至明清时期，从教团教会组织来说，道教的发展似进入了衰落时期，与统治集团的关系不再如宋元时期那么密切，政治上失去了显赫的地位，教义教理的发展也未出现新的重大突破，一些道士腐化堕落导致社会上对道教的失信；但此时道教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道教的观念思想沉潜于民族心理的底层，道教的宗教形式与百姓的生活形态相互渗透，道教的宗教信仰自然而然地融合于民众的人生观念中，可以说，此时天道与人心的融合是进入了一个了无痕迹的新阶段，抽象的本体论思辨、深邃的历史反思、现实追问化脱为世俗生活的民风民俗，天道与人心在朴素的生活形态上化合为一。在明清小说中，《封神演义》、《四游记》、《飞剑记》、《铁树记》、《咒枣记》等神魔小说，具有明确的道教思想主题和相对系统的道教知识，其他的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和世情小说大多并无明显的道教主旨和完整的道教知识，却又时时晃动着道教身影。明清小说很难有如汉魏小说中直接的道教主题和完整的道教内容，也不似唐传奇小说那样明显地凸显出道教对一代文人思维情感的影响，甚至也不是宋元话本中能清晰呈现的道教理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世风民情的影响，而道教的理念、思维方式及仪轨活动都不知不觉地完全化入日常生活之中，诸如人生如梦、善恶承负、太平社会之类的道教思想与老百姓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体悟相混融，道教斋醮科仪的仪式、求晴止雨驱鬼除邪的法术就是日常生活的形式，在明清小说中，道教的出现方式几乎都是化合在世风民情之中，成为文化隐而不显的底蕴。

三

道的追求还具体地存在于人生形态中。宗教本来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或者说是以人为中心的学问。麦奎利说：“正是人，才生活在信仰中，正是人，才探求作为信仰之阐释的神学，所以，如果我们要达到对信仰和神学基础的任何理解，我们似乎就必须通过研究人来寻求它。”^①可以说，宗教从有神论的基本立场出发，考察、分析了人的现实特征和人类的现实生活状况，设定了人生的理想，指出了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提出了一种完美的人生模式。因此，“信仰不仅仅是一种相信，而且还是一种生存的态度”^②。道教的终极信仰、最高追求道也是具体地与现实的人生联系在一起的，人为万物之灵，与天地合一相通，求道要从人的身体修炼开始，得道也是最高的人生境界。

神仙思想是道教最重要的思想，也是道教对最高的人生境界的认识。人生境界是指人的精神修养与人格素质所达到的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认识世界与支配自我的能力。人生境界有高下之分。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根据人对宇宙人生觉解程度，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人生的初级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的行为只是顺其天赋的才能，认识上对自然规律与社会法则无所觉解。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为就已经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具有为我、为私的特点。处于道德境界的人，对人性已有所觉解，行为的目的是

① 麦奎利：《人的生存》，《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0页。

② 同上。